



奥岱翁街

〔法国〕阿德里安娜·莫尼耶 著

王恬 译

出版社

奥岱翁街

〔法国〕阿德里安娜·莫尼耶 著

王恬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奥岱翁街 / (法) 莫尼耶著; 王恬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21-5368-8

I. ①奥… II. ①莫… ②王… III. ①散文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26061号

Rue de l'Odéon

Adrienne Monnier

©Editions Albin Michel—Paris 1960, 1989, 2009

总 策 划: 黄育海 陈 丰

责任编辑: 胡艳秋

特约策划: 何家炜

装帧设计: 高静芳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4-421号

奥岱翁街

[法] 阿德里安娜·莫尼耶 著

王 恬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电子邮箱: cs lc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 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字数140千字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 插页2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368-8/I · 4266 定价: 29.00元

目录

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与书友之家

保尔·克洛岱尔 3

雅克·普雷维尔 6

圣-琼·佩斯 11

谢尔盖·爱森斯坦 14

米歇尔·古尔诺 18

帕斯卡尔·皮亚 21

伊夫·博纳富瓦 25

编者小语 29

第一部分 奥岱翁街

关于阿尔弗雷德·瓦莱特的一段回忆 35

另一场战争的记忆 39

蕾蒙德·利诺西耶 71

奥岱翁街备忘录 79

瓦雷里与奥岱翁街 134

法尔格 141

我的邻居莱奥托 156

里尔克之行 166

《尤利西斯》的翻译 171

贝克特：《安娜·丽维雅·普拉贝尔》首译者 183

海明威解放奥岱翁街 186

瓦尔特·本雅明 190

第二部分 另一些回忆

一个孩子眼中的《法兰西信使》 205

伦敦记忆 212

意大利男人 235

第三部分 书友们

书友之家 243

借阅书目前言 254

给爱德华·杜雅丹的信 261

阅读室 266

简装书赞歌 272

她最后的留言 279

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与书友之家



保尔·克洛岱尔

“书友之家”可亲而又果敢的女主人，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小姐，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大家都认识莫尼耶小姐和她的书店：“书友之家”坐落在与文学结缘甚深的奥岱翁街；只需推开门，走进去，就仿佛踏入了一个书的天堂，而主人是位最具资格为您引路的女士。毋庸置疑，少了书，我们的生活将是一片苍白！而这位朋友，是真正理解了一本书和一斤之区别的第一人^①：一本印刷成册的书，与一斤（——譬如讲：黄油）之间，终究还是有点小区别的，可惜那些书刊零售商往往无法理解其中的差异。一斤黄油，是完全均质的物体，一下子呈现在我们面前，仅凭其外观的质量就可以完全判定其价值（有些人也是如此）。而一本书，却恰恰相反，成千上万行排列整齐的

① 法语中，“书”和“斤”是同一个词 *livre*，前者为阳性（*un livre*），后者为阴性（*une livre*），故保尔·克洛岱尔有此说。——编注（本书脚注若无特别说明，皆为编注。）

词句掩藏在折叠了八次十次的书页里，成就了一个个装满思想、图像与情感的魔盒，等待着某双灵巧又热忱的手来挑选、举荐给爱书人。更何况，一本书生成后，是有生命的，它诞生，成长，具有某种特别有膨胀性、传染性的特质，能激起人们的赞赏和模仿，或是反对与拒绝——总之，能引起某种强烈反响。这东西，不该让它滞留在人们的生活中，仿佛没有生命力的某种重负，而应该有那样一个特殊的地方：让人可以去晃动它，展开它，发掘它各个不同的层面，借着阅读它的人的智慧，又可以生成新的阐释……有哪个地方，能胜过这方角落——这里的任何一个过客，都爱书胜过金钱？（私下里提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买一本书？其中心理学上的问题极大地勾起我们的好奇心。）——既是商店又是沙龙，这本是我们法兰西传统书店所具有的特质，而莫尼耶小姐的书店承继了最纯正的血统。因此，我才有机会非常荣幸地带着我的书，站在各位面前，为大家讲述着那些从未被讲述、从未被印刷成册的秘密。

节选自《几部作品的引言》，一九一九年五月三十

日，保尔·克洛岱尔在作品专题会上的讲演，这次专题活动由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主办，玛格丽特·莫雷诺、夏娃·弗朗西斯、爱德华·德·马克斯、让·艾尔斐、让·尧奈尔^①等人协办。

① 玛格丽特·莫雷诺 (Marguerite Moreno, 1871—1948)，法国戏剧和电影演员；夏娃·弗朗西斯 (Ève Francis, 1886—1980)，出生于比利时的女演员；爱德华·德·马克斯 (Édouard de Max, 1869—1924)，出生于罗马尼亚的戏剧演员；让·艾尔斐 (Jean Hervé, 1884—1966)，法国戏剧演员；让·尧奈尔 (Jean Yonnel, 1891—1968)，出生于罗马尼亚的演员。

雅克·普雷维尔

书友之家。

那是家店，是个小商场，是临时搭建的小剧场，是爱斯基摩人的雪屋，是剧院的后台，是蜡像馆，是梦的博物馆，是文学阅读的沙龙，有时，仅仅是个简单的书店，里面有可以卖的书，有可以租的书，有需要还的书，还有顾客，有书友们，来翻阅的，来购买的，来带走它们的。哦，那些书呵！

很早以前，那些搞文学的人，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已带着对“文学”的轻蔑之意来谈论它，“文学”这个词在他们的字典里，寓意很差。

电影，舞蹈，梦想的故事以及很多其他的东西，包括文学，都成了断然无谓、遭蔑视的一类：“这一切，不过是文学！”

画家，无论好的，差的，伟大的，渺小的，真的，假的，活着的，死了的，从来不曾讲过、今天也不会讲绘画的坏处。同样，一个园丁，面对一个荒诞的花

园，没有经过设计修整，也无法进行设计修整的花园，一片桀骜不驯、神秘的荒芜之地，也不会讲：“这一切，不过是园艺！”

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就像个园丁，照看着奥岱翁街上的那个温室——在那里，各种各样的思想自由地绽放、交流、发散、凋零，相互簇拥着，纷飞错乱的，乃至敌意对立的……而莫尼耶微笑着，动情地、激情澎湃地，谈论着她的所爱：文学。

正因如此，许许多多人穿过奥岱翁街，走进她的领地，走进书的殿堂，仿佛回到自己的家园。

她的领地，似乎亦是车站的大厅，是候车室，不停地往来穿梭着各式各样的游客，远方的，此地的，这边的，那边的，都柏林的人和沃尔图耳努斯的人，大伽拉巴尼的人和索多姆和戈摩尔的人，青山的人，他们径直从最繁复的世界来与阿德里安娜共度卢森堡一夜，与泰斯特先生夜叙，共度地狱一季，纪念沙之瞬间。^①

① 这里分别指：写了《都柏林人》的詹姆斯·乔伊斯，写了《沃尔图耳努斯》的诗人莱昂-保尔·法尔格，沃尔图耳努斯（Vulture）是东风之神，写了《大伽拉巴尼旅行记》的诗人亨利·米肖，大伽拉巴尼（la Grande Garabagne）是诗人虚构的地名，写了《索多姆和戈摩尔》（《追寻逝去的时间》[转下页]

而怪异天使与摩尔·弗兰德斯在梵蒂冈地窖里散步，米拉波桥下流淌着塞纳河，沿着奥岱翁堤岸，天堂与地狱结婚，迷失的脚步在磁场中互相寻找着而那里有音乐。人们可以听到低声响起的五首爱国大颂歌被洗脑副歌和失爱者之歌和一个蒙得维的亚孩子可怕又美丽的歌曲美妙地掩盖。^①

美丽的文学在这里低声呼啸着，可即便你们逆毛抚摸它们，安德里安娜·莫尼耶也安然观望，有时甚至还会帮忙。

有时候，一些很年轻的人，一边偷偷摸摸翻阅着书籍，一边听着周边的谈话，以此为乐。

最简单的句子里都会显现奇怪的名字，仿佛某个

[接上页]第四卷)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写了《非洲的青山》的欧内斯特·海明威，雷米·德·果尔蒙的小说《卢森堡一夜》，保尔·瓦雷里的随笔《与泰斯特先生夜叙》，阿尔蒂尔·兰波的散文诗《地狱一季》，阿尔弗雷德·雅里的诗集《纪念沙之瞬间》。

- ① 这里分别指：爱伦·坡的短篇小说《怪异天使》，丹尼尔·笛福的小说《摩尔·弗兰德斯》，安德烈·纪德的小说《梵蒂冈地窖》，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诗篇《米拉波桥》，威廉·布莱克的诗篇《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安德烈·布勒东的诗集《迷失的脚步》，安德烈·布勒东和菲利普·苏波合写的《磁场》，保尔·克洛岱尔的诗篇《五首大颂歌》，阿尔弗雷德·雅里的诗篇《洗脑之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失爱者之歌》，洛特雷阿蒙的《马尔多罗之歌》，洛特雷阿蒙出生于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

秘密组织里的口令：Fogar, Smerdiakow, Barnabooth, Lafcadio, Benito Cereno, Nostromo, Charlus, Moravagine, Anabase, Fantômas, Bubu de Montparnasse, Eupalinos ...^①

随着这些年轻人动身离开，在大衣下面，随身带着刚才那些火热的谈话中烤热的香甜栗子，那些尚未裁剪、标码的样书，仿佛谦虚无名贩卖思想的小商贩，

① Fogar，指雷蒙·罗塞尔（Raymond Roussel，1877—1933）的实验小说《非洲印象》中的人物福伽尔；Smerdiakow，指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人物斯也尔加科夫，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Barnabooth，指瓦勒里·拉尔博的诗集《A. O. 巴尔纳勃什》，这也是他的笔名之一；Lafcadio，指生于希腊的作家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1850—1904），其父亲是爱尔兰人，其母是希腊人，精通多种语言，学识渊博，1896年入日本籍，取名小泉八云；Benito Cereno，指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中篇小说《班尼托·西兰诺》；Nostromo，指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诺斯托罗莫》；Charlus，指马塞尔·普鲁斯特小说《追寻逝去的时光》中的人物夏吕斯；Moravagine，指布莱兹·桑德拉尔的小说《莫拉瓦齐纳》；Anabase，指圣-琼·佩斯的著名长诗《阿纳巴斯》，意为“远征”，取自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的同名历史著作；Fantômas，指法国作家皮埃尔·苏韦斯特（Pierre Souvestre，1874—1914）和马塞尔·阿兰（Marcel Allain，1885—1969）创造的虚构人物方托马斯；Bubu de Montparnasse，指法国作家夏尔-路易·菲利普（Charles-Louis Philippe，1874—1909）的小说《蒙帕纳斯的布布》；Eupalinos，指保尔·瓦雷里的对话集《欧帕里诺斯或建筑》，欧帕里诺斯是公元前六世纪建造隧道的古希腊工程师。

在不远处的河岸边就会转身卖掉刚收到的思想。

接着，黑夜降临。

而阿德里安娜，在关店门之前，一个人和她的书籍在一起，像对天使微笑一般地对着她的书籍微笑。而那些书，也仿佛善意的精灵，回以她微笑。她保存着这些微笑，转身离开。而这样的微笑，照亮了整条街，整条奥岱翁街，这条属于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街。

雅克·普雷维尔

圣-琼·佩斯

“阿德里安娜·法兰西女人”^①本该是她的名字。那明澈的眼神背后，慧根深种，行事洒脱，有股与生俱来的闯劲，又具有淡定安然的理性；那么深切的人文情怀，那么特立独行的处世方式，却正是最纯正的法兰西风格：思想开放，充满好奇心，对一切有活力、有趣、真切的东西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随时能抓住新鲜事物的要领，并且消化它，自如地给出她独有的观点。

正是带着这种对所有生灵和所有作品的敏锐眼光，她在其珍惜的一切思想之中生活着，渴望着。无疑会带着几许偏见，但这样的偏见恰到好处：偏见源自某种必要的准则与苛求，正体现了她的特性。

她的创举数不胜数，很多都超越了其职业要求。宛若出于偶然，她提笔写了一些记事与评论，那字里

① 法兰西女人 (Française)，这里把这个词作为姓氏，以彰显其性情。